

建筑的故事

乔纳森·格兰西 著
罗德胤、张澜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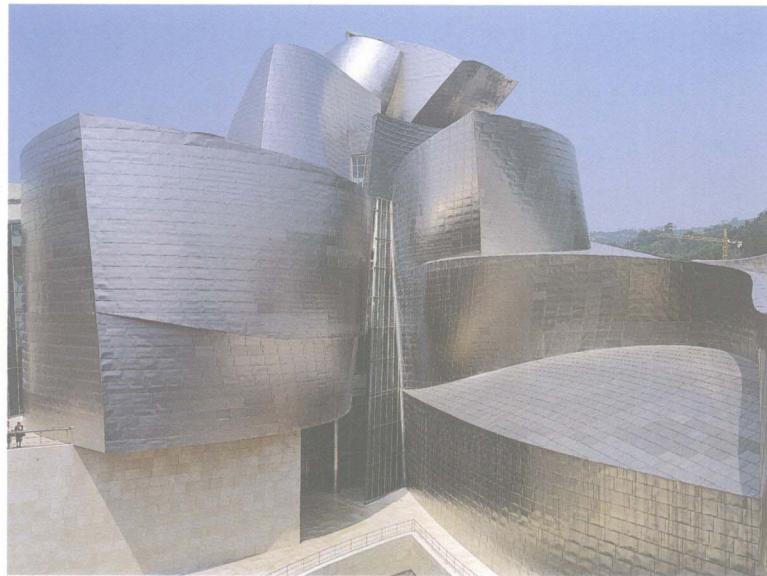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建筑的故事



建筑的故事



[英]乔纳森·格兰西著

诺曼·福斯特爵士 序

罗德胤 张澜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 DORLING KINDERSLEY BOOK

www.dk.com

The Story of Architecture

©2000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London

Text © Jonathan Glanc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的故事/(英)格兰西著;罗德胤、张澜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0

ISBN 7-108-01787-3

I . 建… II . ①格… ②罗… ③张… III . 建筑史
- 世界 - 普及读物 IV . TU - 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0052 号

责任编辑 杜 非

封面设计 崔建华

电脑制作 薛 宇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东莞新扬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 数 220 千字 图字 01-2001-2789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20.00 元

目录

| | |
|-----------|----|
| 序 | 6 |
| 前言 | 7 |
| 引论 | 9 |
| 萌芽时期 | 13 |
| 城市的形成 | 14 |
| 古埃及 | 18 |
| 早期非洲 | 22 |
| 古典时期 | 25 |
| 古希腊 | 26 |
| 古罗马 | 30 |
| 从黑暗到光明 | 37 |
| 拜占庭建筑 | 38 |
| 修道院 | 42 |
| 罗马风 | 44 |
| 伊斯兰 | 46 |
| 北非 | 50 |
| 哥特建筑 | 53 |
| 哥特的世界 | 54 |
| 城堡 | 62 |
| 晚期哥特 | 64 |
| 文艺复兴 | 67 |
|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 68 |
| 文艺复兴盛期 | 72 |
| 安德烈·帕拉蒂奥 | 76 |
| 意大利的巴洛克 | 78 |
| 意大利以外的巴洛克 | 82 |



卡普拉别墅,意大利,维琴查附近,建于 1569 年

| | | | |
|--------------|------------|---------------|------------|
| 专制主义 | 86 | 包豪斯 | 174 |
| 洛可可 | 88 | 欧洲的集合住宅 | 176 |
| 低地国家 | 90 |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 | 178 |
| 美洲 | 93 | 法西斯建筑 | 180 |
| 古代中美洲 | 94 | 勒·柯布西埃 | 182 |
| 殖民地美洲 | 98 | 20世纪中叶的现代建筑 | 184 |
| 中国和日本 | 101 | 现代主义与自由精神 | 186 |
| 中国古典建筑 | 102 | 新兴城市 | 188 |
| 日本 | 106 | 奥斯卡·尼迈耶 | 190 |
| 亚洲 | 111 | 野兽派 | 192 |
| 印度 | 112 | 流派纷争 | 195 |
| 东南亚 | 116 | 集团主义 | 196 |
| 新古典主义 | 119 | 后现代主义 | 198 |
| 新古典主义 | 120 | 极端主义 | 202 |
| 古典的园林景观 | 122 | 高技派 | 204 |
| 美洲古典主义 | 124 | 建筑师的工程技术 | 208 |
| 法国大革命 | 126 | 日本的新陈代谢主义 | 210 |
| 希腊的复兴 | 128 | 古典主义的复兴 | 212 |
| 卡尔·弗里德里希·辛克尔 | 130 | 未来 | 215 |
| 俄罗斯帝国 | 132 | 有机建筑 | 216 |
| 工业社会 | 135 | 建筑的再利用 | 218 |
| 工业革命 | 136 | 解构主义 | 220 |
| 铁路 | 142 | 计算机 | 224 |
| 工业城市 | 144 | 愉快的城市 | 226 |
| 奥古斯塔斯·普金 | 146 | 词汇表 | 230 |
| 哥特复兴 | 148 | 索引 | 233 |
| 纪念碑的堕落 | 150 | 致谢 | 239 |
| 自由的风格 | 152 | | |
| 道德与建筑 | 154 | | |
| 机器时代 | 157 | | |
| 组装机器 | 158 | | |
| 直通云霄 | 160 | | |
| 弗兰克·劳埃德·莱特 | 162 | | |
| 手工艺运动 | 164 | | |
| 新艺术运动和分离派 | 166 | | |
| 安东尼·高蒂 | 168 | | |
| 美丽新世界 | 171 | | |
| 革命中的俄罗斯 | 172 | | |



马赛公寓，法国，建于 1946 – 1952 年

序

《建筑的故事》所讲述的，是上至公元前 7000 年前的美索布达米亚，

下至 21 世纪全球范围内的建筑。我认为，

乔纳森·格兰西这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有两个特别之处。

首先，他实地考察了书中涉及的大部分建筑——读者们也许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遗憾的是，有些人就是喜欢不厌其烦地描述那些只是在照片上看到的建筑物，

这和亲眼所见自然相去甚远。其次，乔纳森对于他所研究的课题有着令人感动的热忱。

当我们远离世俗的尘嚣，坐下来静静地细读这本书的时候，

乔纳森为我们展示了那些活生生的建筑物，

以及隐藏在那些建筑物背后动人的故事——建筑，在触动着我们的灵魂。

这本书提醒我们，我们的文化是创造事物的过程，一个由提供遮蔽物的元素开始的过程。

建筑超越人的这一基本需求及其穿越时空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性，

有如植物物种和动物物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乔纳森是一位出色的表达者，

他的这本著作探讨了隐藏在广泛多样性背后的建筑的基本原理。

他的洞察力总是生动而发人深省。我尤其喜欢书中有关时空文化的历史枝蔓的探索，

音乐家、艺术家、建筑师、工程师、业主，所有这些人一起创造了建筑和空间。

我相信这本书将会成为引导读者进入建筑学殿堂的指南。

乔纳森的目的是将建筑的故事，和所有在建筑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因素，

介绍给尽可能多的读者。他成功了，这令人钦佩。

福斯特爵士

伦敦，泰晤士河畔

2000 年 5 月

前 言

建筑是人类的奇妙活动之一，也是我们尝试建立秩序以理解这个混乱而又魅力无穷的世界的方法之一。这便是《建筑的故事》所要讲述的内容。建筑为我们提供遮蔽的场所，我们在其中生活和工作。不管是最谦卑微小的建筑，还是最豪华壮丽的建筑，它们的产生都同样令人鼓舞：楼梯的转弯、阳光掠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的梦幻般的图案、夏日炎炎里触手可及的凉意顿生的建材、拱券的韵律、穹顶饱满风韵的特性，等等。好的建筑绝不仅仅是构筑物，它可以使我们的精神得到升华，让我们为之震颤。而不好的建筑，则会无视我们的存在——尽管这样的事情从不应该发生。本书旨在简要介绍建筑及其所在场所，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这

些思想在我的孩提时代就像谚语“飞蛾扑火”一样深深吸引着我。我参观了书中提到的几乎每一处建筑，这或多或少是它们被选入本书的原因。描述自己并未实地考察过的建筑似乎是不对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凡建筑史书都不可能将其遗漏的建筑。有许多可选入书中的建筑，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否则这本书就会厚得像一座小型建筑。建筑就是一个巨大的容器，包含了文明的历程。所以尽管我已竭尽所能，仍无法面面俱到。不过，我希望《建筑的故事》能够激发起读者的兴趣，去参观和体验书中提到的或者未提到的建筑，并且能够进一步去发掘我们是如何建构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乔纳森·格兰西



中央大火车站，纽约，建于 1903~1913 年

中央大火车站著名的集散大厅是世界上最大的集会场所之一。它极为壮观，长达 38 米，宽达 36.5 米，顶篷保罗·赫留(Paul Helleu)绘制的描绘天堂景象的天花板。



引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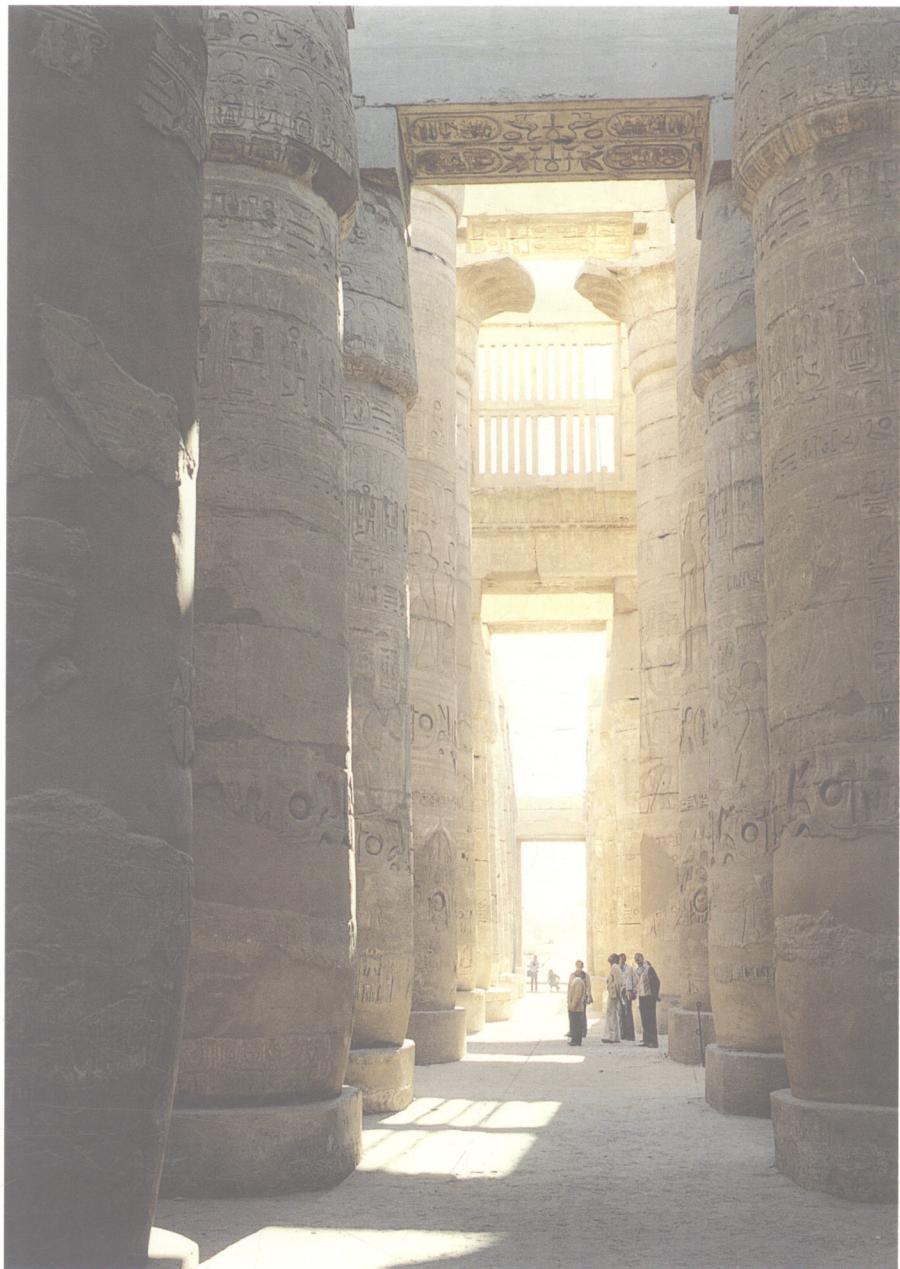
人类除了欣赏沙漠风光，或爬山登顶，或驾船泛海等少数情况外，多数时候都为构筑物所包围。但是构筑物和建筑之间仍然存在重要的区别。动物也具有构筑能力。在澳大利亚的灌木丛中，白蚁构筑了蔚为壮观的“高层”巢穴。鸟类也能筑巢，有些鸟，比如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造园鸟，构筑的鸟巢就极为精巧美观。蜜蜂也能构筑奇妙的巢穴，它们天生具有无与伦比的几何感觉和轻型材料知识。

但是，是人类发展了建筑。这实际上就是构筑的科学和艺术。或者换一种更富于诗意的表达方式：一个构筑物被赋予了某种知性的魔力，这种魔力使构筑物从仅仅是遮蔽物升华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可能令人反感困惑，也可能令人喜悦。不过从辉煌的帕提农神庙（Pathenon）、优美的泰姬·玛哈尔陵（Taj Mahal）、高耸入云的中世纪哥特式教堂和20世纪的摩天大楼来看，建筑其实是一种不断演进的艺术。它描绘了我们在三维尺度上的勃勃雄心，是我们用来纪念财富和健康的最宏伟的可视物（想想那些伟大的教堂和神庙。它们的建造正是为了纪念上帝或者一场天灾之后的神灵与圣徒），同时也是一架通往天堂的神梯。早在八九千年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利用特殊构造与天国进行沟通——从模仿神山的金字塔或者引导光线的塔和尖顶，他们的祭司可以登高与神灵相会，神灵也可以借此幸临尘世。

神庙是我们所知最早的真正的建筑作品。这是可以理解的。从青铜时代，即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男性之神（或天空之神）战胜了史前大地女神之后开始，人类就尝试着与外面的世界取得联系并建造与宇宙和谐统一的建

夏特尔教堂（Chartres Cathedral），法国，建于1194~12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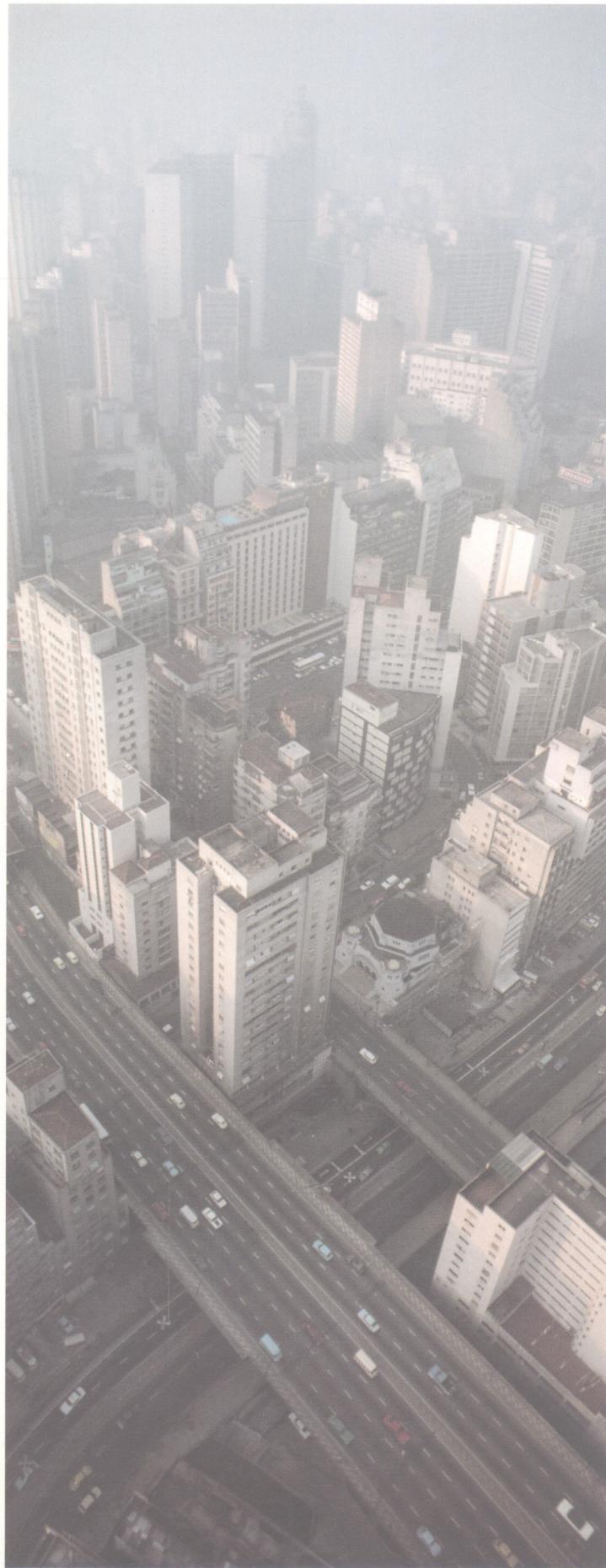
作为哥特盛期的重要建筑，夏特尔教堂以彩色玻璃窗著称，它们使得教堂的室内空间沉浸在一片彩色的光晕之中。该教堂是宗教信仰和商业繁华的象征。



多柱大厅，阿蒙神庙（the Temple of Amun），卡尔纳克（Karnak），埃及，建于公元前1530~前1323年
阿蒙神庙在其中心位置有一个纪念性的多柱大厅。这一恢宏的空间由122根柱子组成，其中间走廊的12根柱子高达22米。

筑。古代神庙的设计采用了二分法，或者椭圆形，或者其他观测到的恒星的运动和图式。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人类希望在建造中融入创造宇宙的意念。显然，在一神教中（基督教是明显的例子），上帝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和最早的建筑师（毫无疑问，许多建筑师都有类似的自我膨胀意识）。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关于神灵的理解和联想：是神使得



大地或海洋（在农耕时代以前，人们长期从事渔业）果实累累。比如说，巨石阵，这个命运的观测台和神庙，很可能是巨大的经纬仪或时钟的主要动力。它们和分布在全国境内的大块石头圆阵所形成的网络一起，使我们遥远的祖先能够阅读天上的星相，成功地开始他们古老的航行。直至今天，我们仍然采用这种流行于全国范围内的技术，只不过它变成了戴在手腕上的手表和计时器。

提及于此，并不仅仅因为我对文明起源的特殊兴趣，还在于它提醒了我建筑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以及建筑与构筑物之间存在多大的区别。建筑总是具有宗教意义的，而建筑师总是带有祭司的意味。当他们表现好的时候，正如读者能够在本书中看到和读到的一样，他们是萨满教僧人或者魔术师，其技巧足以将石头、砖、大理石、铁、钢、钛和聚碳酸酯等等融筑成震撼人心的结构形式，使我们的精神超越世俗的关怀。斗转星移，新的技术已经允许建筑师们以前所未有的灵巧来实践他们的艺术，但也可能会比修建金字塔或巨石阵的时代犯更多的错误。与此同时，建筑也和伟大的世界性宗教一样，经过历代变迁，趋向于分裂成互相混战的不同派别。

21世纪之初的人口数量，比起文明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而建筑师的数量更是呈现指数级的增长。然而，建筑的质量并无明显的提高。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为了沟通人类和天神，不再为了寻求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而建筑，而是为了世俗的、陈腐的、时髦的和利益上的因素而建筑，这些因素已经把建筑降格为一种充满自负的俗世追求。很显然；当工艺技术发展至刚刚足以让建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动人心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建筑是如此的缺乏光彩，又有那么多的建筑为人们所需求。说实话

圣保罗，巴西

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人口1700余万。它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是西半球最拥挤的城市之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近2000万人从农村拥入城市，使得圣保罗这样的城市飞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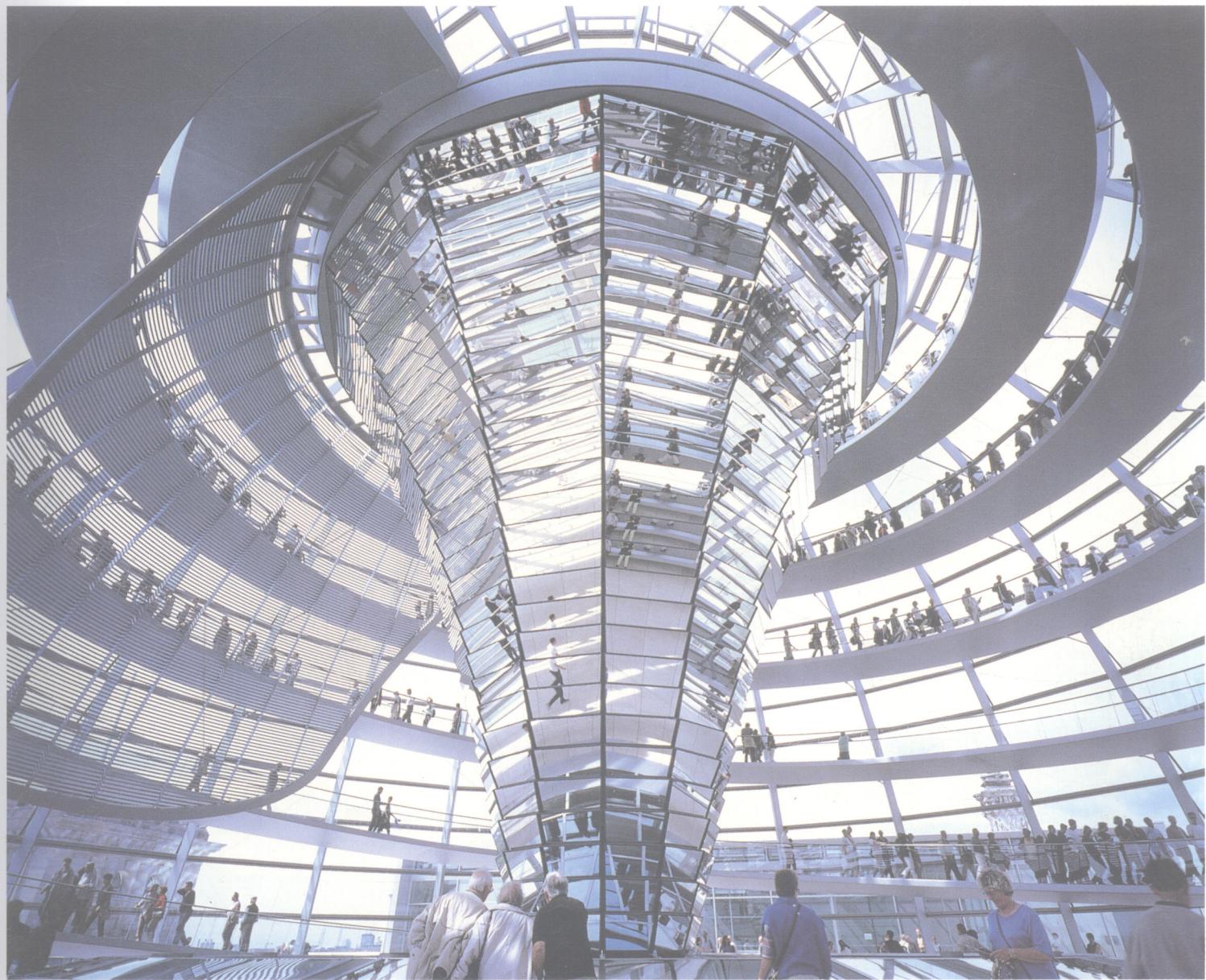
话,21世纪开始的时刻,建筑师的地位已经在下降。为了求得生存,为了像千禧年之前的清真寺和神庙那样继续让我们激动,建筑师们需要重新发掘想像力的源泉,以便找回工业革命以前他们的祖先们曾经扮演的萨满僧人和魔术师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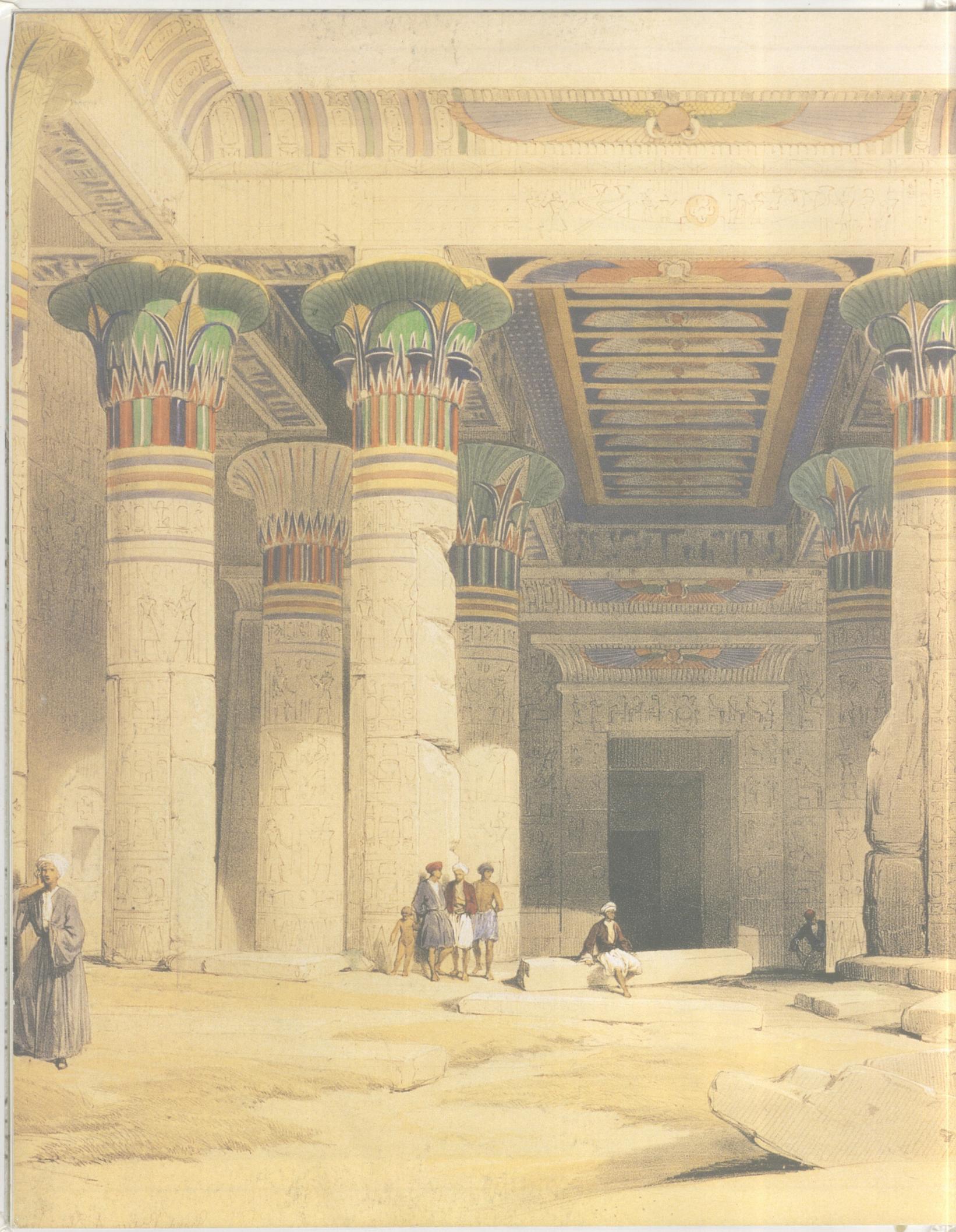
当然,今天的建筑师,也有像过去的建筑师一样伟大的。正如任何艺术领域中的伟大艺术家一样,他们堪称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对于其余的建筑师,我们有责任去鼓励、劝诱、激励,提出要求和批评,以保证我们贪婪而失衡的全球文明能继续存在,并使之依托于能使人类与神明交汇的社会背景。当然,我们也得到了我们应该得到的建筑。如果我们真的想过那种陈腐的生活,那么尽管可以去那些毫无艺术感的有中央空调的购物中心,去那些遍布卡

通色彩的主题公园和休闲场所,去那些被设计成羞羞答答的传统风格的、偷偷摸摸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带有三层车库和大门的郊区住宅楼,以及那些毫无个性的火车站、可悲的电话中心和没有灵魂的商业停车场。这与神灵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和我们大多数人所期盼的建筑形式——一个早在八九千年前就开始讲述过的故事,相距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德国国会(Reichstag),柏林,德国,建于1999年

位于柏林的德国国会的新玻璃穹顶,充分反映了诺尔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对于光的灵巧运用。穹顶的中心位置有一个圆锥反光体,可将光线反射到议会大厅。







萌芽时期

21世纪之初的人们很难想像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时期，世界上惟一的建筑师就是上帝，或者神灵，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不需要建筑的世界——或者至少在他们的意识里不需要。事实上，有许多昆虫和鸟类建造的家园，其精巧远胜于我们靠打猎和采集为生的祖先们。不管18世纪欧洲的理论家们愿不愿意相信，建筑的起源本无神秘之处，也不存在任何作为住宅或祭祀场所之类的东西。建筑起源于大约八九千年前人类最初的自觉的建造家园、纪念碑和城市的活动，或者用德国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话来说，建筑肇始于“当两块砖被很好地拼接在一起的时候”。

艾西斯神庙(Temple of Isis)大门廊，菲莱岛(Philae)，努比亚(Nubia)
在这幅19世纪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所作的艾西斯神庙大门廊的绘画中，埃及神庙建筑装饰华丽，富于纪念性。尽管实际结构相对简单，每个柱头却都各具特色。



新月沃地

早在公元前 8000 年前的中东，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的人群就开始了野生植物的培育和野生动物的驯养。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被称作“新月沃地”的区域，充足可靠的水源为农业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公元前 7000 年末这个地区已经培育出小麦和大麦，还引入了灌溉系统。定居在该区域的人群中开始分化出手工业者，贸易由此变得繁忙。最初的城市就在这里形成了。

当人类有规律地从事农业活动的时候，建筑也开始踏入历史的长河。现在，人们需要定居下来，以便照料那里的土地，而不像他们的祖先或者 21 世纪初期地球上某些地域中的人群那样，仍过着靠打猎和采集为主的游牧生活。新的生活方式大约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尼罗河沿岸和新月沃地 (Fertile Crescent)，后者历史上一度富饶丰润，它呈弧形分布，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三角洲溯流西向抵达叙利亚，再由叙利亚南弯而至地中海东岸，《圣经》的作者们认为这就是伊甸园的原型，伊甸园必定出现过。因此最早的建筑和最初的城市，出现在我们今天称作埃及、以色列、伊拉克和伊朗的这些国家境内。

建筑的诞生

这些在古老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的人们，创造了最初的城市，并在里面建起了永久的家园和圣地，之后又筑起了神庙和王宫。建筑与城市在同一时期诞生。这一点得益于农业对城市的供养，当然城市也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正

城市的形成

文明的兴起



乌尔纳姆山岳台，乌尔，伊拉克，建于公元前 2125 年
这一巨型结构的上两层已几无留存，但现存的基础仍暗示了它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在平坦无奇的大地上，它拔地而起。

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文明开始了它漫长的，时而壮丽，但经常令人恐惧的发展历程。

文明 (civilization) 这个词源于拉丁语的 *civis*，意思是一个市民或者城市的居住者。最早为人所知的城市，并由此而导致建筑起源的，是耶利哥 (Jericho)。考古人员从中发掘出的住宅由土坯砖建成，这在当时 (公元前 8000 年以前) 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另外发掘的还有大约建于公元前 7000 年的圣坛。像耶利哥这样古老的城市在我们看来并不陌生，没有汽车，没有电，没有可口可乐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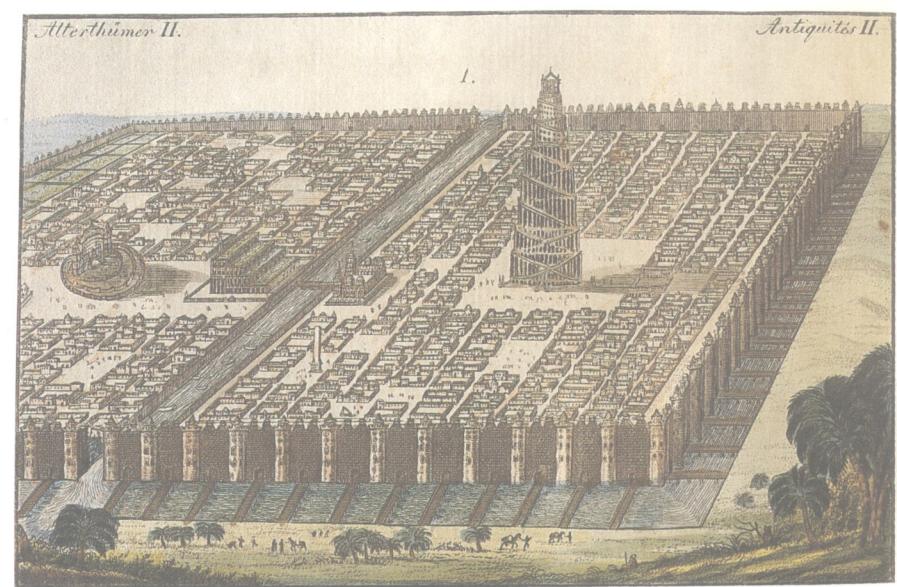


也没有卫星电视接收器，在遥远的中东和北非，就有许多这样的小城，历经万年沧桑而面貌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

是什么驱使着建筑不断向超越于家园之上的伟大的技术性和艺术性方向发展呢？是财富和野心的有效结合。最早的城邦公民很快受巫师和君王领导，其中巫师负责解释神灵的旨意——他们拥有让土地富饶抑或贫瘠的权力。反过来，受市民关照的巫师们很快就变得富有、骄戾和恐怖。为使自己免于屈从于与之竞争的外邦人的意志，公民们转而投向蓄养军队的国王，国王们为公民出战，保护公民的土地——这是城邦的基石。当然，国王也因此而得到了巨大的财富。牧师建造神庙，国王则建造王宫，二者都建造陵墓。所有这些，就是我们利用假期跋涉数千英里所见到的建筑：山岳台、金字塔、砖筑的神庙以及大理石神庙。它们直插云霄，使仰望它们的人浮想联翩。

山岳台 (Ziggurat)

乌尔纳姆 (Urnammu) 山岳台 (层级金字塔) 位于苏美尔的乌尔 (Ur, Sumeria)，是最伟大和最动人的早期神庙之一。作为献给月亮之神纳恩娜 (Nanna) 的神庙，这座山岳台有如人造山脉，在一个拥有 35 万人口的稠密城市中拔地而起。登上塔的



艺术家关于巴贝尔墙的想像

巴贝尔塔的故事，见于《创世纪》(Genesis) 第十一章 1~9 页，可能受启发于伊特米南基山岳台 (ziggurat of Etemenanki)。这幅 18 世纪的雕刻作品再现了神庙及其墙体。

顶峰得通过令人生畏的礼仪性楼梯。这座山岳台最后由乌尔纳姆开始重建，并由他的继任者于大约公元前 2125 年完工。此时这个巨大的泥砖建筑已非常古老。看来，后来的建造者们有可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建造的，所以最初可能只是非常偶然地产生了这种独特的、令人震撼的山岳台形式。有人猜测，山岳台的每一层都曾种植过树木，以便保持它们与沐浴着灿烂阳光的自然山脉的（甚至更甚于今天的）相似性，这一猜测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可以肯定，这个伟大的神庙在平原上远隔数英里之外都能看得见，对于那些地处灌溉牧场边缘的农夫们而言，它是一个醒目的标志，象征着他们的牧师正在代表他们和神灵对话。

巴贝尔塔 (Tower of Babel) 是我们所知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山岳台之一。它很可能就是巴比伦的伊特米南基神庙 (temple of Etemenanki)。巴比伦是古代美索布达米亚最大的城市，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 (Nebuchadnezzar, II, 公元前 605~前 563 年) 达至鼎盛。巴贝尔塔有可能是螺旋形的，表面镶嵌有蓝色釉砖，在一个边长 90 米的方形基底上拔起 7 层之高。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尼布甲尼撒王



早期的文字

文字在早期文明发展中非常关键。它使得知识得以传承，也导致了初始的权力集中和最初城市的形成。苏美尔语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是简单的象形文字发展出来的独特的楔形文字（来源于拉丁语 cuneus，意即楔子），大约在公元前 3100 年最早用于行政记录。这份文献，是公元前 2400 年的乌玛城 (Umma) 王后写给她的丈夫吉萨基度王 (King Gishakidu) 的。

什巴姆 (Shibam), 沙漠城市, 也门

这座“沙漠中的曼哈顿”建城已近 2000 年。尽管多数泥砖建筑属于公元 16 世纪，但从外观上看，它非常像现代城市。

吉尔伽美什史诗

(Gilgamesh Epic)

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位英雄的史诗,可能是取材于公元前3000年前半叶的苏美尔城乌鲁克(Uruk)之王。他在死后被尊奉为神,成为一系列著名诗歌和传说的主人公。在史诗中,神阿努(God Anu)创造了恩基杜(Enkidu)作为吉尔伽美什的对手。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他们成了至交。后来恩基杜因杀害牛而被处死,满心悔恨的吉尔伽美什踏上了寻找巴比伦大洪水的幸存者尤特纳彼什蒂姆(Utnapishtim)的征途,并从他身上发现了永恒生命的真谛。

宫之中,它可能起着统帅的作用。传说中著名的空中花园,就建造在位于这个宏伟而芬芳的台地之巅的拱形建筑上。为了灌溉植物,花园中应该储藏有水,同时还应该有用来冰镇供侍臣和妃子饮用的大杯果汁奶冻的冰。空中花园这个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正是为那位受宠的妃子而建造的。

巴比伦

尽管“新月沃地”不断有大型城市涌现,比如著名的乌尔、霍萨巴德(Khorsabad)、尼姆鲁德(Nimrud)和尼尼微(Nineveh)等等,但是世界上第一个经过严格规划的都城,可能非巴比伦莫属。它由城墙环卫,地跨幼发拉底河,一桥飞架连接两岸,该桥是一条直通城中主要神庙和王宫建筑群的林阴大道的一部分。根据保存至今的北入口伊什达城门(Ishtar Gate),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的巴比伦城一定给人以色彩斑斓的印象。城门的墙顶部,



艺术家关于空中花园的想像画

参考于皇家别墅,奇异的空中花园重现在这幅19世纪的木版画上,它由一系列人工灌溉的屋顶台阶组成。

密排着小型的堞雉,大门上镶嵌着极富特色的蓝色釉砖,间杂其间的黄色和白色釉砖则描绘出狮熊图案。也许,能胜过伊什达城门的只有比它更早一个世纪的霍萨巴德境内的亚述城(Assyrian)的城门了——这些通往萨尔贡二世王宫的城门(the Palace of Sargon II,建于公元前722~前705年)由无以名状的长有鸟翼人头的公牛把守着,其形象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都一样令人恐怖。它们提醒了我们,这些早期的文明是相当野蛮原始的(尽管21世纪的许多城市也是如此)。从活捉的敌人和反叛者身上剥下来的皮,很可能被广泛地应用在墙面的装饰上,林阴大道的两边,也排满了正在受酷刑煎熬的犯人。从某些方面看,早期的城市不落俗套,但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它是野蛮的。

早期的结构

这一阶段的建筑,建造技巧总体而言相当简单——基本上是太阳晒干的砖块,层层相垒,极少使用难以获得的木材和石头。所以巴比伦的辉煌时期在结构创新上实在乏善可陈,远比不上晚些时候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美索布达米亚文明最独特的建筑就是山岳台,尽管它们的规模体积和神秘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和欧洲的哥特式教堂相比,形式总的说来相当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公允地说,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建筑(如王



伊什达城门,巴比伦,建于公元前605~前563年

据说通过伊什达城门的礼仪性林阴道由此延伸超过800米,路的两旁装饰有砖雕的狮子——它们是伊什达女神的宠物。